

容闳与孙中山

刘玉全

1872年，44岁的容闳奉朝廷之命，在上海成立了出洋肄业局，然后在江苏、上海、广东等地招收120名幼童留学美国。因清政府实行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人们普遍表现出对留学西洋的无知与恐惧，第一批30名幼童迟迟招不够。容闳只好于当年5月份到香港教会学校招收幼童，顺便回故乡香山县南屏村，挑选了12岁的詹天佑、10岁的容尚谦等6名幼童准备留学美国。而孙中山当年才7岁，家住香山县黎头山下的翠亨村。翠亨村与南屏村大约相距几十公里，或许是孙中山年龄太小，或许是孙中山出身赤贫家庭，以至以后的三四年当中，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始终没有让他聪明的儿子报名留学美国，直到孙中山10岁时才勉强让他进了翠亨村的私塾读四书五经。1879年孙中山13岁的时候，有机会随着他的母亲杨氏离开了故乡翠亨村，到夏威夷檀香山投奔他的哥哥孙眉谋生去了。很快，孙中山就在哥哥孙眉的资助下，进了英国基督教会主办的意奥兰尼书院学习，相当于现在的完小。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与

容闳率领的 120 名幼童留洋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却以另一种方式留学夏威夷岛檀香山。

1881 年，容闳奉朝廷之命，率领近百名留洋幼童提前遣送回国，第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意奥兰尼书院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夏威夷国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而回国的近百名幼童中就有以后成为孙中山的政治谈判对手、盟友、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也有后来追随孙中山举行反清武装起义的容星桥，他是 120 名留美幼童中唯一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人，就是这个容星桥，1900 年在庚子武装起义中成为容闳与孙中山联合反清的穿针引线人物。

一、容闳与孙中山合作的时代背景

容闳与孙中山从互相耳闻到直接会面，容星桥是一个连接点。容星桥，字耀垣，1865 年 5 月 12 日出生在香山县南屏村，比孙中山年长一岁，是容闳的远房兄弟。1874 年随第三批幼童赴美留学时还不到 10 岁。1881 年考进耶鲁大学，旋被遣送回国，分配到天津北洋水师，1885 年李鸿章给朝廷上奏折：“军功容耀垣等三十四名，均拟请以把总尽先拔补。”1886 年容星桥弃军从商，当了香港太古洋行的买办，1891 年与香港牙医、基督徒关元昌的女儿关月英成婚。孙中山与关月英的哥哥关景良曾是香港西医书院同班同

学，关系密切，所以孙中山也参加了容星桥、关月英的婚礼，并由此相识。从那时开始，孙中山从容星桥那里了解到留学之父容闳的基本情况。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促使孙中山与容闳一前一后向朝廷当轴者上书建言。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夜，28 岁的年轻医师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富国强兵的建议，李鸿章正在用以夷制夷的手段，忙于应付朝鲜错综复杂的外交纠纷，对孙中山的上书视而不见。中日黄海大战之后，日军海陆两军直逼中国国门，陷旅顺，占威海，北洋海军顿作灰飞烟灭。此时，正在美国“将寿补蹉跎”的容闳再也难以闲居下去，奋笔疾书抗倭上中下三策，飞电上书主战派两江总督张之洞，无奈慈禧太后一味乞降求和，张之洞胳膊扭不过大腿，只能电邀容闳回国。1895 年 4 月《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容闳启程回国，准备为科教兴邦强国大显身手之时，孙中山已经成为武力推翻清王朝的职业革命家，在香港与杨衢云创立的辅仁文社联合成立了兴中会总部，亲自介绍容星桥加入兴中会，容星桥成为孙中山最早的革命同志之一，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为革命筹款并联络同志，孙中山派他到上海、汉口建立据点，展开活动。1895 年 10 月，孙中山与杨衢云发动的广州武装暴动失败，清政府悬赏花红银一千两到处张贴布告通缉孙中山。

孙中山后来回忆说，1895 年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士绅阶层普遍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乱臣贼子，敬而远之。此时，容

閻正在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府中任江南委员，1896年9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容閻辞去江南委员，寓居上海专心致志撰写《创办银行章程》，但容閻一定知道孙中山、杨衢云在广州暴动的消息。容閻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里并没有评价孙中山，但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亲身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痛恨清政府的腐败、黑暗，他不会像世俗凡夫去攻击革命党人，这时候的容閻，正一心一意要把美国的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手段引进到中国。当他进京把《银行总纲四条》、《银行章程十二条》呈递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时候，容閻有机会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并立即积极投身到维新变法的运动中去了。

到了1898年，北京的百日维新运动被慈禧太后扼杀，康、梁逃亡日本，容閻也被慈禧太后点名撤职查办，只得躲进上海英租界避难，1899年初又潜往香港。容星桥正在香港兴中会总部参与创办《中国日报》，通过容星桥的介绍，容閻对兴中会组织产生好感，并由兴中会会员谢纘泰引荐，会见了香港兴中会首领杨衢云，遂成为至交好友。对于孙中山，容閻虽然没有见面，但这位同乡的大名容閻已经多次耳闻。

孙中山此时正在日本流亡，因与杨衢云争夺兴中会领导权而产生矛盾，所以这时候容閻对孙中山的了解并不全面，认为孙太轻率了。容閻毕竟在清王朝体制内为官几十年，从曾国藩为他谋得江苏五品候补道、出洋肄业局副委员，李鸿章为他奏请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副公使并赏加三品顶戴，乃至张之洞授予他江南委员，

容闳的忠君爱国意识非常强烈。至于后来追随康梁维新变法，容闳对光绪皇帝革故鼎新、倡导西学新政赞赏有加。后来容闳虽然参与康有为的庚子勤王起义，毕竟还打着拥戴光绪皇帝的旗号，他与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的思想非常接近，他们将忠君与救国相联，将光绪与变法并列，保皇与排满的矛盾，使年迈的容闳对于孙中山暴力推翻清王朝活动认识模糊，还在犹豫观望。而真正促使容闳认清清王朝反动、腐朽的本质，同情孙中山暴力革命的原因，是1900年庚子勤王起义惨遭清政府的镇压之后。

二、1900年在逃亡中会面

1899年11月，唐才常、林圭等从日本回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临行前，梁启超、孙中山及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都来送别，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孙中山则将兴中会员容星桥的汉口地址告知唐、林诸人，以后唐才常、林圭在汉口租住英国租界的房屋，就是容星桥出面担保的。可见，唐才常回国举事，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给予了赞助，唐才常对于双方也依违两可，对康、梁则曰勤王，对革命派则曰保国保种，而容闳与唐才常的思想接近，1900年在上海汇集维新、保皇、革命等各派成立的国会里，容闳被推选为会长，严复选为副会长，唐才常被选总干事，容闳与唐才常关系最为密切。

同年8月，孙中山秘密潜回上海，准备策划两广武装起义，配合唐才常在长江流域发动的庚子勤王起义，临行前发表谈话说：“在

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料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可见，当时不管是保皇派领袖梁启超，或者是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等均希望借重德高望重的容闳，团结各派反清政治力量，举行武装起义。而康有为并不理解孙中山的博大胸怀，不仅自己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而且阻止了梁启超的合作行动，铸成了历史的大错。并且一再拖延给国内举行武装起义的唐才常自立军汇款，致使起义日期屡屡推迟，最终被张之洞破获自立军机关，唐才常、林圭等自立军首领 20 多人 8 月 22 日凌晨，被张之洞秘密包围，一网打尽。

第二天一大早，清军又包围了俄国顺丰洋行，搜捕自立军余党容星桥。这时，容星桥与同事乱作一团，知道大事不好。洋行里的同事有人劝容星桥不如上吊自缢，尚可保全尸首。容星桥正在焦急万分，忽见一苦力正在背着茶箱走向江畔，灵机一动，赶快与苦力换了衣帽，背负着茶箱出了顺丰洋行。街头路口均布满清兵，手持容星桥照片以勘验行人，却没有兵丁注意这个背负茶箱的“苦力”。容星桥侥幸来到江岸，正好有一条名叫“德兴”号的轮船准备解缆开往上海，货主马玉亭也是洋行里的买办，一眼认出容星桥，赶快上前接住，待问明情况，立即接到船上，藏到煤仓里。一路风急浪顺，到了黄石港，二人才敢上岸散步，谁知岸上清兵正好捆绑着一

个犯人，脖子上插着会党匪首容星桥的名字，就要送往刑场执行斩首。容星桥惊出一身冷汗，赶快低着头匆匆上船，一直到上海才悄悄上岸。容闳这时在上海国会守候，上连保皇会首脑康有为，下连自立军首领唐才常，而唐才常遇害的消息，容闳已经通过日本友人井上雅二获悉一切。容星桥先去投奔堂兄容闳，把详细情况一一汇报，容闳知道上海已经贴出了搜捕康梁匪首余党的布告，身处险境，不如远走高飞。

孙中山一行是 1900 年 8 月 28 日抵达上海的，很快听到了唐才常遇害的消息，清政府也获悉孙中山潜回上海准备发动广州暴动，配合庚子勤王起义的消息，加强了搜捕力度，孙中山在上海不能立足，只得匆匆上船重新返回日本。1900 年 9 月 1 日，容闳化名泰西，容星桥化名平田晋，买好了驶往日本的船票，登上日本“神户丸”号轮船，而孙中山则化名中山樵也在“神户丸”上，虽然容闳与孙中山还未曾谋面，但容星桥一眼看见了孙中山。开船之后，容星桥为这两位同抱救国壮志、舍生忘死的老乡安排见面了。就这样，两位香山籍历史巨人在患难途中相会，按基督的说法，这是上帝的安排。

“神户丸”到达日本后长崎后，孙中山等一行下船，容闳独自投宿于库利夫旅馆，等待两位名叫高特和高德的青年来访，高特的真实身份是唐才质，即唐才常的三弟，而高德的真实身份是狄平，他俩都是参加庚子勤王起义的自立会会员，唐才常遇害后，流亡到日本以图再举。容星桥陪同孙中山下午 5 点多到旅馆拜会容闳。会

谈时，闲杂人员均被挡在门外，孙中山和容闳两人密谈到晚上 9 点多。据史料记载，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兴中会要继续举行惠州三洲田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要成立华南临时政府，孙中山希望容闳能够协助办理与列强交涉并主持外交。而容闳也鼓励孙中山回国，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当时日本密探提供的情报：孙报决死之心，主张留在中国，不愿空留我国。今孙回国之念愈切，所以如此，据闻华南有一叫容闳的七十多岁的老同志，此人在美国二十余年，在法、德、英又数年，均带公务，颇富文明之新思想。在日本居留期间，谈论欲帮助孙中山遂其宿志，故促之归国。

第二天，孙中山和容星桥乘火车前往东京，容闳则于 9 月 7 日再乘船赴香港，与刚从上海逃到香港的梁启超会见。而容星桥则陪同孙中山在东京拜访了日本友人犬养毅等，9 月 14 日，容星桥也与孙中山分手来到香港，任务是协助陈少白办好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孙中山则在 9 月下旬赴台湾，成立指挥机关，四处联络同志，并企图争取台湾当局提供武器，供给惠州三洲田武装起义。容闳通过与孙中山的深入交谈，方才了解中山先生的革命志向，庚子勤王武装起义被清政府血腥镇压，孙中山、容闳都在通缉之中，可是孙中山毫无惧色，依然不屈不挠，竭尽全力组织策划惠州三洲田起义，这种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深深感动了年迈的容闳，他对中山先生的看法大大转变。

从 1900 年前后容闳活动的踪迹来看，他既没有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也没有参加孙中山、杨衢云的兴中会，但不管是康有为或者是孙中山，对容闳的评价都很高，两派政治势力都想借

重容闳的威望与名声，提高他们的政治声誉和影响力。而容闳却出任了维系各个政治派别的上海国会会长，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有明确记载，当时的中国国会得到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默认，说明它是合法组织。而容闳不管是支持康有为的庚子武装起义，或者是支持孙中山的惠州三洲田武装暴动，都是暗中支持。清政府之所以屡屡缉拿容闳，是因为被捕获的反清起义人员中有人供出容闳。所以，容闳既不是保皇党一派，也不是革命党一派。中共早期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他的《中国通史》里曾经敏锐地指出，戊戌变法运动中曾经出现过一个政治派别“容闳系”，从现在发掘出来的史料来看，此言不虚。

1901年1月，兴中会首领之一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政府派刺客暗杀；接着清政府又下令逮捕经元善，罪名是联合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名维新人士和绅商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逼迫光绪帝让位，立溥隲为储大阿哥，这两件事对容闳刺激很大，容闳与杨衢云是反清起义的亲密合作者，而他与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关系密切，思想观点一致，特别是1901年9月清政府与西方列强11个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种种倒行逆施，终使容闳彻底认清清政府黑暗、腐朽的本质，遂于1902年5月离开故乡，远赴美国定居。

三、定居美国积极支持孙中山武装起义

容闳赴美前夕，与之关系密切的兴中会会员谢纘泰嘱托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争取美国友人和华侨对国内暴力革命的支持。容

閔到美国后曾积极与谢纘泰联系，并索取了联络暗号和电报密码，游说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协助募捐经费，支持谢纘泰、李纪堂、洪全福策划的1903年1月在广州举行“大明顺天国起义”，起义成功之后，准备推戴容閔为大明顺天国临时总统，显然，三合会首领洪全福也想借重容閔的声望。但起义即将爆发之时，因承购枪械的洋行告密，广州香港两地的起义机关均遭清政府破获，“大明顺天国”起义遂告失败。

值此容閔开始在美国回忆自己一生的奋斗历程，并动手撰写回忆录。而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与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在美洲展开了第一次大论战。有资料记载，容閔虽然没有参与革命与保皇的论战，可他继续与康有为、梁启超保持着往来关系，多次劝说康有为与革命党联合团结，壮大反清力量，但康有为不为所动。这一时期容閔与国内往来关系最密切的当数兴中会的谢纘泰，如果说前期容閔与孙中山的联系主要是容星桥牵线，那么，容閔晚年在美国定居后谢纘泰是容閔与孙中山牵线联系的主要人物。

1904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来到美国的旧金山，主要是与当地的保皇派争夺舆论阵地，对被保皇党控制的《大同日报》进行了彻底改组，改由革命党人刘成禺担任主编，从此，《大同日报》开始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革命理论。容閔后来曾对主编刘成禺赞叹说：“孙中山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勗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志。”这是一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老者，对中国革命党领袖的最高评价，事实证明了容閔对

孙中山的评价。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之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从1906年至1911年这不平凡的五年中，孙中山连续组织和领导了九次艰苦卓绝的反清武装起义，直到辛亥革命成功。

容闳在美国促使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失败后，对康有为在海外的作为日渐不满，不断批评康有为的私心偏见，尤其对康有为在海外挪用挥霍华侨的捐款表示愤慨，认为康有为这样作是“自己伤害嘲弄自己”。而对孙中山则赞誉有加，认为孙中山是很重实际的人，是广东之干城，如果加以支持，相信他的反清计划一定可以实现。直到1909年发生的康有为保皇党刺杀维新志士刘士骥一案，容闳彻底与康有为决裂，全身心投入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中来，并将他在美国结识的同情中国革命的金融界人士布司、艾伦和军事理论家荷马·李介绍给中山先生。当时以荷马·李、金融家布司等发起组成一个援华的反清军事作战计划，拟由美国投资者和中国的改革派制定一个顾问委员会来协调行动，布司与荷马·李负责向美国银行家商量借款，容闳则负责邀请孙中山合作实现这一计划。

容闳在美国，多次与荷马·李、布司等书信往来，商量如何支持反清志士举行武装起义。1908年12月以前，他们对康有为抱有希望，认为有光绪皇帝，康有为就有回国出任宰相的希望。1908年12月4日，容闳致函荷马·李，促其为中国革命有所行动，并答应中国革命取得一省后，即由荷马·李任总督。次日，容闳又把中国秘密会党名单寄给布司与荷马·李，名单中有孙中山先生，并

建议会党领袖来美国商量议会和顾问委员会以及临时政府之事，并表示，会商成功，将任命荷马·李为中国联合军事总司令；布司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12月6日及8日，容闳又致函于布司，进一步讨论最高会议与临时政府问题，并改变计划，派其子容颢槐回国会见会党首领，以代替前面在美国会见的计划。

1909年1月4日，容闳又致函布司，明确指出，对袁世凯不能信任与依靠，1月6日，容闳再致函布司。此函特别强调，康有为已声誉低落，“已非一安全可靠之革命运动者”。同年1月21日，艾伦致函布司，说明18日他与容闳父子的会谈内容，表示同意容氏父子的看法，认为孙中山先生最可信赖，其在广东实力亦强大，应从协助康梁转而支持孙中山及革命党，帮助实现其革命计划与理想，同时，也提出必须资助中山先生以饷械和费用。25日，容闳亦致函布司，谈到他和艾伦的会见与讨论情况，并提出以广东或中国若干筑路权和工商业投资专利权给美国，以取得美国人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计划。1909年3月16日，布司又致函容闳，说康有为已失去美国保皇会成员信任，其往日信徒，多已转向革命影响下的致公堂，希望容闳对此提供更多情报。1909年10月20日，容闳又致函布司，希望与荷马·李重订一新计划，并说明中国革命乃不可避免，“非如此，难逃欧洲和日本势力之恶劣影响”。

1909年12月16日，中山先生自纽约抵达波士顿，24日返回纽约，后又至芝加哥。此时，中山先生在美国各大城市间奔波，主要是在华人中间举行演讲，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资金。但恰恰在这

一段时间，中山先生的处境处于艰难困苦之中，原因是同盟会员章太炎、陶成章等在日本和南洋发表文章，公开攻击孙中山，其制作的传单，已经在旧金山等地侨民中开始传播，同盟会面临分裂危机，这无异于背后向中山先生捅刀子。此刻，中山先生真可谓三面临敌，一是要时刻提防清政府的追捕与攻击，以免有生命之虞，二是在海外与康有为保皇党进行激烈论战，争取华侨支持排满革命，三是要对海外华侨说明章太炎、陶成章等来自内部的污蔑与攻击，但又不愿意与章陶为敌，而国内的反清武装起义又迫在眉睫。以黄兴、赵生等为首策划指挥的广州新军起义急需用款。孙中山不断接到黄兴、胡汉民火速汇款2万元的电报，然而由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地演讲仅筹得8000元，立即汇往国内，以应广州起义之急需。

在这种情况下，中山先生要在美国筹集大量款项，真是千难万难。王俯民先生在他的《孙中山详传》里披露了这样几个细节：中山先生与侨居在旧金山的同盟会员李是男、黄伯耀、李旺三商量先筹款5万元，以应广州起义急需。三人分头于2月9日到各处劝捐，费一日之力，才得数十美元，遂丧气而归，中山先生听后，万分着急。立即与黄伯耀到致公堂请其协助捐款，2月10日，中山先生于致公堂会议上发表讲话，亦只捐得102美元，相去太远。

先生与黄君回旅馆，二位李同志已在房中，坐候消息多时，一见先生归来，均望有好消息，不料结果是这样，四人多方筹商，无善法可想，因数目过巨，彼此相向而泣，况且限期已到。第二天当地报载，广州新军，由倪映典率领起义失败，倪死于战阵。

中山先生闻此噩耗，更为焦急，“谓同志失败，需得盘费逃离内地，五万之数不用矣，能得数千元救急亦可。”

中山先生住的旅馆是一天五角之房间，五六个人同至，则无立足之地。黄伯耀请中山先生换住一元一天的房间，中山先生不允，谓现在非讲阔的时候，将就即可。先生每日饭食，与黄君等在旅馆食堂，就食西菜，每份一角五分，黄君劝先生多食，或改往中国馆子食中国饭，所费不过多二三角而已，先生亦不允，谓能饱已足，何必多花钱，留为下次起义用可也。当时，中山先生在美国筹款的困窘境况，真不忍卒读。后人感叹，中山先生之俭朴及无时刻不挂念革命，非今日之同志能步其后尘。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山先生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资金的急迫心境。

1909年12月22日，容闳电邀布司和荷马·李二人来纽约，或至哈特福德市容闳寓所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会晤。布司则电复容闳，说明荷马·李有病，请他和中山先生来洛杉矶会商。1910年2月10日，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并于2月14日给容闳写信，主要是希望能够借重布司、艾伦等美国金融业人士筹措资金支持国内革命等问题。孙中山提出：自美国银行借贷150万至200万美元，做活动经费；成立一临时政府，任用有能力人士，以适管理光复省区城市；任用一有能力之人统率军队；组织训练海军。3月4日，容闳致信荷马·李和布司，转达了孙中山的要求。稍后，孙中山还向布司表示愿以三倍于本利的款数付还美国支持者。

3月14日，容闳协调孙中山与荷马·李、布司等在洛杉矶长

堤市秘密会晤，在三次会谈中，孙中山要求荷马·李和布司立即借款 150 万美元，随后再借 200 万美元以供在华作战军费。并列出各项费用预算表，以十年为限，年息百分之十五，付款时先扣除利息。但美国人艾伦曾于本年 3 月 4 日致函布司，特别说明，中山先生未被公认为领袖前，不能援助金钱，这就是美国资本集团和政府的根本政策。

为了协调美国人在中国实施革命行动，他们在会议上成立“辛迪加”以取代顾问委员会，由孙中山和荷马·李共同管理。中山先生任命荷马·李为司令，有权统率由孙中山实际掌握的中国武装力量；委任布司为中国同盟会的唯一海外代表，授予他处理贷款和购买一切陆海军军需品的权力。

孙中山与荷马·李、布司等密谋的长堤计划，被称为“中国红龙计划”，可以说是容闳竭力促成的结果。美国加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收藏有这时期容闳与布司、荷马·李往来信函 27 件，孙中山与布司、荷马·李往来信件 20 余件，布司、艾伦、荷马·李往来信件几十封。容闳写信时间迄于 1908 年 10 月 9 日，止于 1910 年 11 月 10 日。这批信函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以及日益变得明确的“中国红龙计划”。但是美国银行家认为投资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风险太大，屡屡拒绝给中国革命派贷款。1910 年 6 月，布司以“中国同盟会海外财务代理人”的身份第三次向摩根公司提出贷款申请，依然毫无结果。孙中山对实现“红龙计划”催得很急，连续致函布司，催问贷款事宜。1910 年 9 月，布司与荷马·李

一起，再次同纽约财团商谈借款之事，最终还是碰壁。

相反，1910年10月27日，清朝政府与美国摩根财团在北京签订《美国借款合同》，数额是5000万美元，用以整顿财政、兴办实业，在1911年5月20日，包括美国在内的四国银行团与清政府签订了总额为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以华北铁路作担保，并取得连续借款的优先权。这充分说明西方财团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对以孙中山为首的新生革命力量却不愿援手。直到1911年4月，“红龙计划”因资金不能到位而彻底搁浅。

此时，孙中山仍在美国为筹款而奔波。在他看来，一切皆备，唯一缺少的是钱。在从布司的老友希尔处取得借款的希望破灭后，他再一次寄希望于老朋友容闳。于是，他匆匆发出一封电报：

容闳博士：Attorwixx1街第16号

哈特福德 康涅狄格州

你未回复我去年从纽约捎给你的信。

你能否在这紧要关头为中国做点什么。切盼回复。

此封电报系英文电，未曾收入有关孙中山文集。原件为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所藏，电报底稿未注明时间，根据该馆邓丽兰编着的《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一书介绍，从内容及与其它注明时间的电报的前后关联来看，此电报是于5月1日至5月3日之间在芝加哥发出的。这正是孙中山心情最为难过忧虑的时候。当时，他从当地报纸上得知黄花岗起义已失败，而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则生死未卜。处理黄花岗善后事需要大笔款项，鼓舞士气、重振兵

力也需要钱。在这样的时候，他想到了容闳。

容闳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很是激动。可他因患脑中风卧病在床，他不知自己能有多大的用处，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容许他去见孙中山，于是，他写信请孙中山去他那里。但是，孙中山行期匆匆，没有时间再拜会容闳了。于是他再度致电容闳：

容闳博士：

收到你的信，我们今晚离开，无时间去见你。以后有消息请送至：Siflg Fath. 1127 Bmp Gee chock man

此电是孙中山于10月20日离华盛顿、赴纽约之前拍的。这期间，武昌起义的消息已经传来，中国政局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而两个彼此仰慕的老朋友，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却未能谋面。容闳对此一直引为憾事。

四、辛亥革命成功后容闳对民国的向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筹措资金。10月12日，他在丹佛市从报纸上获悉革命党人占领武昌的消息，心情无比激动。冷静下来之后，考虑到新的共和国成立，将会遇到外交、财政诸多困难，他认为此时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不在疆场上，而在樽俎之间，于是函告容闳，他要离开美国，由荷马·李陪同赴英国、法国开展必要的外交行动。

腐败没落的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了，可以想象，容闳是何等兴奋，

他欢呼雀跃之余，对国内复杂的局势隐隐有一层担忧。而国内南北双方议和代表正在汉口英租界紧锣密鼓地谈判，但很快就因为权力之争，谈判陷入僵局。容闳于1910年12月26日致函谢纘泰：“在即将承认新共和国的关键时刻，革命领导人不知道建立一个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政治体系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联邦制给你们一个大致的轮廓。”容闳亲身经历过美国南北战争的破坏，他不希望自己的祖国出现南北战争的惨剧，希望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洋袁世凯势力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上海。29日，17省革命党人、立宪派及旧官僚政客一致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容闳立即致函谢纘泰：“在南京参加就职典礼的时候，假如你见到他（孙中山），千万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作为新共和国的局外人，容闳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他指出，共和国迫在眉睫的是两件事，一、要解决财政危机问题，一是新政府人才问题。容闳在病中给孙中山写了建言书，提出一系列解救危机的意见，并请谢纘泰转交。

阁下：

今你已是共和国总统，具有制定自己的政策尔后提交内阁作最终决定之神圣权力。你面临之关键是：一支共和国军队的问题。

首则英吉利，次则日、俄、法、德，此类除美国之外的掠夺性国家，皆若兀鹰眈眈相视，预备破坏共和，我们知道，这些国家无一是完全对共和国友善者。为安全计，有关共和国军队应具之规模，军事开支应有之金额，荷马·李先生无疑是最佳建议者。

再者，我建议你挑选有经验的能干的美国人以纯咨询之资格担任我各内阁成员及部门首脑的助手或顾问。至于资金——美国是最宜寻求外国贷款之地。有关建立一个贷款方式之事，我以为大多数纽约银行家及保险公司的意向是发行或部分发行中华民国公债，宁可违反关税，也要尽可能以一个相对低的利率。

吾子容覲槐，你在纽约见过他，他在纽约国际金融机构有朋友和熟人，比如摩根公司，Kuhn ikl 公司以及国家城市银行等。现在事态已向有益于共和国方向发展，他们应毫不犹豫地签订一个有利于共和国的贷款，他们完全能这样做。

吾子是一热烈的共和主义者，窃以为如给其机会，定能为共和国效力。若你见信后明了此事之可能性，恳望明确电告你希望在纽约贷款之数目、你能支付的利息及能提供之担保，我自会令这年轻人去做。

自你到纽约后，我身体大有好转，当时未能去见你极是遗憾，我很高兴有荷马·李先生陪伴你。

诚挚地祝贺你！我为能活到看到你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之日而欣喜！

祝你健康！

容闳谨志

谢纘泰把容闳寄给他的信函抄件悉数寄给了孙中山。他还提议孙中山邀客闳归国。信中讲：“我刚收到我们的老朋友容闳博士的来信，我装入他来信的复本供你参考。”“我郑重建议你发电报邀请他回国。他能在制定宪法方面给你适当的帮助。”

孙中山看了容闳的来信，感慨万端，他在日理万机之中欣然命笔，邀请容闳回国辅佐新政府。

容闳老先生伟鉴：

丁此革命垂成，战争将终，及仆生平所抱之目的将达之际，逖闻太平洋对岸有老同志大发欢悦之声，斯诚令人闻之起舞。然揆先生其所以羁留至此之源，想亦因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致有此逃亡异域，同病相怜，非仅为先生己也，即仆亦曾饱受此苦。乃今差幸天心眷汉，胡运将终，汉族之锦绣河山，得重见于光天化日之下，仆何幸如之。虽然吾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迄兹已二百六十余年，而教育之颓败，人民之蒙蔽，恐一旦闻此自由平等之说，得毋惊愕咋舌耶？以是之故，况当此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

先生久离乡井，祖国萦怀，量亦不致掉头而我弃也。临风濡颖，不胜鸽盼之至。

谨此，并请
道安。

弟孙逸仙上言

一九一二年一月

然而，容闳终于没有时间来回应孙中山的召唤了。自 1911 年

秋后，容闳一直因中风卧床不起。此时容闳已经病重。他病危弥留时还收到孙中山赠送给他的一张照片。

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纽约家中悄悄地走完自己的一生，享年84岁。当地的报纸第二天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说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注视，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目的。”

容闳逝世的消息传到香港，他晚年最亲密的朋友谢纘泰在日记中写道“容闳博士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深深热爱祖国，晚年切望回国，为祖国效劳。我们要说，容闳博士生不逢时。”4月23日，容闳的好朋友吐依曲尔牧师在哈特福德市避难山基督教堂，为他举行了追思仪式，并主持了容闳的葬礼，他的遗体与亡妻玛丽合葬在哈特福德市的雪松山公墓。

在病重期间，容闳已经预感到生命已走到尽头，回国辅政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他嘱托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儿子，回国辅佐孙中山。小儿子觐槐当即就给孙中山写了封自荐信。容闳未竟的心愿，终于由儿子来完成。觐槐回国后，受孙中山、黄兴之托，到广东制造局任军火局长兼工程师。觐彤回国后，曾担任过矿冶工程师。1921年2月3日，孙中山签署“内务部委任令”：任命容觐彤为本部技士。容闳的两个儿子继承父亲的遗愿，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民国服务，直到生命的尽头。

“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他们一直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而你们，他们的领导者，也一向支持这个呼声。民声即天

声；听从这种声音，你们就对了。”这是容闳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写给孙中山等新政府领导人信中的一段话。

（作者系河南省平顶山市农行退休干部）